



朱昭九
撰

（卷一）

（彝）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楚雄 彝州本草

王敏

（一）

云南人民出版社



74.2

责任编辑：郭木玉

封面设计：王玉辉

楚雄彝州本草

王敏 朱嗣元（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40 000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2200

ISBN 7-222-02422-0/G·340 定价：15.50元

▲ 楚雄民族药专家段家驹医生（左）
极本书作者识别群药



▼ 本书作者上山采集
群药标本





▲州委书记吴朝祯(中)、州委副书记张怀德(彝族右)听取本书作者对书稿修改的意见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朱瑞元(彝族)副研究员(左)与本书作者共同研究书稿



费孝通教授关心彝族文化研究

——1997年3月21日下午，刘尧汉、严汝娴

拜望费孝通谈话纪要

刘、严：费先生好，几年不见，您老身体还是像几年前那样好。

（《送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给费老）

费：好、好！把书放在书架上，等我有时间，一本、一本看看。（问刘）你多大年纪了？

刘：75了，1922年生的，属狗。

费：比我小10年。

张^①：爸87了，正好小一轮。

费：我也拿点书给你们。你们所的房子怎么样？

刘：又在盖新宿舍，州里很关心彝族文化研究所。

费：不错啊！你们的经费怎么样？

刘：州里每年拨给30多万。出书的经费另拨。

费：这很难得了！等我将来有时间，有机会去看看，学习学习。

刘：有费先生指导，是求之不得的。

费：现在不能讲，去不了说空话。我讲两点：首先肯定你过去的成绩。你做了许多工作，是我学生中最勤奋的一个。

刘：是最笨的一个。

费：再一点，我鼓励你还要进一步好好研究彝族文化，研究彝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对此，大家还不很清楚。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创造的一个结构，彝族文化是

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从西南说，不研究好彝族文化，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就不好讲清楚。

凉山是彝族最后的基地，彝族文化发展的地区则是贵州的水西，云南的楚雄、大理一带，靠近昆明地区。贵州水西的奢香夫人，是一位政治家，她看得很远，重视交通，讲民族团结。不是奴隶制那样讲打冤家，这种水平的文化，我看是出不了奢香夫人的。云南靠昆明至大理一带地区，经济也比较发达，是多民族交汇之区，其他民族进去，汉族也进去，融合起来。彝族支系多，是否与此有关，要把各种关系理清楚。你（指刘）还有十几年啊，要客观地探讨，不要急于下结论。

还要看彝语里叫汉人称什么，用什么专门名词。像我们过去叫西方人不称外国人，叫洋人、洋火、洋油。从语言中研究民族之间的互称，可以反映出他感情里边的内涵，还可以反映出彝族以前的地位。一直到龙云时代，彝族仍很厉害，在西南占有重要地位，像张冲、卢汉、鲁家、龙家，这些彝族家族很有势力，这是建国前。这反映了彝族的过去。建国后是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特别是要与汉族团结，这必须明确。

严：建国前龙云并不讲自己是彝族。

费：叫“罗罗”。

严：什么都不说，好像就和汉族差不多那样，像我父亲（严家训，抗日战争中阵亡）是龙云的侍卫大队长，龙云是唐继尧的次飞军（侍卫队）大队长，是贴身的亲信，但好像都不考虑是不是同民族。

费：这有点意思。这表示建国前民族（上层）间关系的一些情况。现在彝语支分成许多民族，这对民族的发展也有好处。作为研究人员，要把事实搞清楚。总方向是中华

民族，不是强调一个一个民族分开，而是关注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自然融合的材料很多，如龙云看不出是彝族来，可作为彝族的变化来研究，他心里知道自己是彝族，但是他不提。他下面的人很多是汉族嘛，他需要接近他们。

刘：费先生在云大的时候，龙云招了一次留美预备班，有四、五十人，都不是彝族，由云南省出钱送到美国留学，请吴晗、张奚若等名教授任教。

严：看来建国前不少民族上层，知识分子有一种自然融合于汉族的倾向。

三国时，南中地区（云南、贵州和今四川凉山州）是一个桥梁，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区，一直存在着民族之间互相融合的倾向，用跨文化的视野来看，就开阔得多。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费：你们先把彝族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影响弄清楚了，再扩大到从世界范围来看，可能会与印第安人有关，也可能是间接影响。总之一要弄清实际情况。

李安宅写了一篇“祖尼”（ZuNi），“祖文化”，美国印第安人的“祖尼”在加利福尼亚、西海岸这一带，在太平洋的西部。他们可能是一些慢慢（从中国）过去的人，地理上是不难交通的。可以研究，先把他们的几个特点研究研究。日历是一个特点，再看信仰中的崇拜老虎等等，比较比较。葫芦不知道有没有？

刘：墨西哥印第安人中的玛雅人有十八月历。我研究彝族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就是由历法引起的。玛雅人以“十八月历”闻名于世，作为他们文明的标志。彝族中有十月太阳历，这是前人发现，我们通过调查把它基本复原。90年代又在楚雄州彝族中发现了“十八月历”。我与我的

学生合写了《中国彝族与墨西哥玛雅人的共性》一文，首先就讲双方都有十八月历，然后讲到老虎崇拜和鹰崇拜等共同点。

费：你在中华民族多源一体国际研讨会上提供的论文就讲过彝族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②。可以找找印第安人，就集中找找玛雅人的来源问题，它有很发达的文化，我怀疑它是从中国过去的，大概是远古过去的。我没有研究，这只是一种想法。可以从日历上推究推究，从信仰里面推究推究，这些方面保留时间长，不容易变化。研究玛雅文化与彝族文化的共性也可以嘛。

严：我去墨西哥，开学术会议，曾参观过民族博物馆和文物古迹，并到印第安人的村落中观光。他们的古代文化很辉煌，有很壮观的石块砌的金字塔，现在却相对落后了。

费：可以先看看两者有些什么相似之处，先不要说同源。逐步再研究印第安人的迁徙路线。我有一本书，现在没有功夫细细研究，先借给你看。（书名：《上帝来自远东——中国人发现美洲》）看看他们怎么讲印第安文化是从东方去的。这书看后给我，再找不到了。你们好好研究，这要时间。

要把彝文材料翻译出来。

中华民族的多源一体，要靠事实，从具体民族，具体问题一个一个做。这有利于民族团结。这是大问题。刘尧汉你起码还有十年好做嘛。我也想做，摊子铺得太大，怕来不及做那么多了。

刘：我80年代写过《中华龙虎文化论》，在《贵州民族研究》发表，后又收在书里。

费：龙是南方的，虎是北方的。

刘：虎也可以算是西方的，羌人是西戎，龙是东夷的，两者结合象征中华民族。但有时也不是分得很清，像孔子就算东夷，是在山东。我提龙虎文化，是从社会调查中得出的看法。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县一座距今7500年的古墓中，出土了蚌壳砌成的一龙一虎。说明龙虎文化早已有之。考古发现印证了我从民族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得来的研究成果。

费：彝族是老虎吧？我在濮阳也看到过蚌壳砌成的龙虎图形，而且还写过一篇文章，在《读书》上发表，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

刘：是。彝族自称“罗罗”，就是老虎，图腾也是老虎。

费：这些书送给你们了，我来签上名。等我有功夫再看你们的书，等时间更多些再到你们所那里去看看，学习学习。

刘：我们要好好学习费先生的著作，您写了那么多。

严：我们更应该努力多做工作，您的鼓励是对我们的鞭策。费先生多多保重！

注释：

①张荣华是费老的女婿、秘书，北京农业机械学院的教授。

②费先生所说当时我提供的“论文”是指我写《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及“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一文。本文据国内外学术界共识：美洲开拓者印第安人是蒙古利亚种，是中国迁往美洲；却没有指明是从中国何处迁去。我据1965年在今楚雄彝州元谋县发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是亚洲人类的共祖，而印第安人就是从中国迁往美洲，则印第安人也当是云南今楚雄州元谋县迁去的元谋人后裔之一。

刘尧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兼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严汝朝（刘尧汉夫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本文由其记录整理）

《民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弘扬中华彝族优秀传统文化

(彝) 刘尧汉

毛泽东曾说：“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①同样可以说，汉族的先进文化是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形成的，因而有必要把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具体化。这套《民族文化研究丛书》的主旨就是要把彝族先民对中国历史作出的贡献具体化。本《丛书》内容广泛，但主要是阐述道家、阴阳家和道教都源出彝族远古先民羌戎伏羲、炎帝、黄帝这“三皇”时代的“原始道教”。其传统多由彝族继承，这反映了彝族在中华炎黄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彝族有 545 万多人口（1982 年全国普查数。1990 年普查已达 675 万多人；现仍按 1982 年人口计），分布在云南（340 多万）、四川（147 万多）、贵州（56 万多）、广西（8 千余人）四省区。彝族是我国长江上游金沙江南北两侧的上著居民，南侧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的乌蒙山脉（西起滇西的南涧彝族自治县，东达贵州毕节县东端）和云南六诏山脉（乌蒙山的分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78 页。

支)、哀牢山和蒙乐山(景东彝族自治县主要在此两山脉);北侧分布在四川、云南大小凉山。滇西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绝大部分在乌蒙山脉上段(一部分在哀牢山),州北部自西至东有大姚、永仁、元谋、武定四县,其北境濒临金沙江。元谋县北端跨金沙江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南接壤。

楚雄彝州元谋县1965年发掘出距今170万年的猿人门齿化石,考古学家定名为“元谋猿人”(简名“元谋人”),它是迄今所知亚洲最早的人类;彝族当是留居当地的“元谋人”后裔之一。

彝族历来被认为是从西北甘肃、青海的古羌戎(或氐羌)南迁与金沙江土著融合的遗裔。实际当是彝族远古先民自金沙江溯岷江(入金沙江)、沱江、嘉陵江(均入长江)北上达青海、甘肃、陕西,在汉文史籍里被称为戎、羌、氐。先秦古籍《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清吴任臣(1631~1684)注引明朱谋玮《骈雅》说:“青虎谓之罗罗”。吴说:“今云南蛮人呼虎亦为罗罗,见《天中记》”。实则,明代陈继儒《虎荟》(卷三)已说:“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今彝巫尚认为彝族经火化,其灵魂乃变虎)当时所说“罗罗——云南蛮人”,包括今四川凉山彝族。现彝族675万人中,尚有三分之一自称或曾自称“罗罗”(“罗罗”是“罗”的叠称),称虎与自称相同,即彝族是远古虎氏族部落的遗裔,现仍按传统以虎族“罗罗”自居。《山海经》所说“罗罗”的区域,在今甘肃张掖地区;《汉书·地理志·张掖郡·番和》记载,当时汉人把俘获的羌戎称为“罗虎”;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建昌边图》内把今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建昌)的彝族写成“罗蛮”(即“罗罗蛮”的简称),凉山彝族曾自称“罗罗”。

金沙江南北两侧土著彝族先民一部分向北迁达今青海、甘肃。为远古羌戎，其中一部分往西迁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跨越葱岭，融合于今阿富汗、土耳其先民。留居甘肃、陕西渭河（古称姜水，即羌水）者，与当地蓝田猿人遗裔融合，由之分衍为伏羲、炎帝、黄帝等等氏族部落，散布全国各地，复与北狄、东夷诸部落融合。炎帝部落往东迁达山东半岛，成为尔后受周所封的齐姜（羌）。炎、黄帝氏族部落中某些部分往东北迁徙，经西伯利亚、白令海峡入美洲大陆，成为当地的拓荒土著印第安诸氏族部落。

我国史称伏羲、炎帝、黄帝、帝尧、帝舜等等所谓“三皇”、“五帝”，其实，无所谓“皇”、“帝”。所谓“皇”、“帝”，都是后人“追封”，实为一些氏族部落的首领或名号。

一、史家、哲学家论华夏与少数民族文化和道家

为便于一般读者了解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与各少数民族先民的关系和全国民间道教的由来，以及本《丛书》所涉及的主要哲学思想是道家；故先将本世纪40年代以来，史家、哲学家的有关言论列于首节。

（一）史家翦伯赞（维族）论“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关系”

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春秋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为华夏，和他们相毗邻的或是错杂居住的则被称为戎狄蛮夷。

戎和狄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北面。北戎、山戎在今河北或辽宁一带。姜戎、陆渾之戎本在今甘肃境内，后来被迁徙到今河南中部。狄分为北狄、赤狄。北狄在今陕西境，北狄别种的鲜虞、肥、鼓三国在今河北西部。赤狄有潞氏、留吁、铎辰、东山皋落氏、廆咎如，大约都在今晋

东南。夷分布于今江淮流域或沿海等地，如齐的东面有莱夷，淮、泗流域有淮夷。楚的南面有群蛮、百濮。

春秋早期，戎狄势力颇盛，华夏各小国固然受到较大威胁，就连晋、齐等大国也遭到戎狄人的侵伐。春秋中期后，华夏各国日益强大，许多戎狄蛮夷被他们征服吞并。在今陕西境内的许多西戎被秦所灭，赤狄、白狄大多被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楚还吞并了南方蛮族所建立的小国或部落。军事上的征服，使一些戎狄蛮夷强制的接受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到春秋末，大多数居住在中原或靠近中原的各族逐渐的融合于华夏族，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也就渐渐地泯灭了。^①

（二）哲学家任继愈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一书写“序言”里说：

中国哲学史，是中华各族共同创造的认识史，民族有大小，各族人口有多少，但各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作了各自的贡献。过去华夏族，是中原地区众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汉族也是秦汉以后，经历了若干世代众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我国古代习惯地列为汉族的一些哲学家、文学家，实际上他们是否属于汉族，大成问题，比如屈原，他是楚贵族，至少他不是汉族的前身。楚人老子，虽说他当过周朝的史官，他是不是汉族的前身，也很难说，从他的思想表现看，他更富有荆楚文化的特征，与当时的中原文化格格不入。^②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第59页。翦死于“文化大革命”中，此系遗稿。

② 另发表于《哲学研究》1983年，第6期。

(三) 史家白寿彝(回族)说: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是秦汉时期形成的。秦汉以前,还没有一个汉族。为啥叫汉族,是汉朝开始的。这是中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①

如此说来,先秦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邹衍、墨子、荀子、屈原等等,不一定是汉族。

(四) 民族史家张正明说,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之中:

身为汉族而主宰着中原的,就自诩为华夏苗裔,而歧视仍被称为蛮夷戎的少数民族,哪里还记得乃祖乃宗也竟是蛮夷戎狄出身!身为少数民族而入主了中原的,便讳言自己是蛮夷戎狄,而又歧视自称为华夏的汉族,当然也不记得乃祖乃宗竟有或多或少、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②

(五) 史家顾颉刚在其《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一文里说:

各民族有她自己的文化,在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那就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此后也就忘却了追溯它的源头了。这个追溯的责任当然应由历史学者负担着,只是以前的历史学者还想不到这件事,他们把这块丰腴的园地留给我们了,我们现在明白了许多中国文化并不是发生于华夏族的,我们就得向其他民族中找去。^③

① 白寿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载《历史知识》1981年第6期。

② 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③ 载《社会科学战线》季刊1980年第1期,第117页。

(六) 哲学史家詹剑峰说：

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大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是伟大的，不仅在中国古代，就是列在世界古代史里也是伟大的。但是他的哲学亦非绝对不依傍的，他是吸入先民中唯物的、辩证的思想，创造性地组织成一个精密的体系。老子的道术，对他以后的思想境界，影响至巨。以其承先，故能启后；以其承先之厚，故其启后乃深。一句话，他是承先启后的伟大哲学家。^①

(七) 台湾李叔还评道家 and 道教：

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主流，中国文化以道家文化为中心。文化虽为表现社会各方面文明成绩之综合体，在昔中国，则纯以道家文化表现之。盖昔之道家，即后之道教也。

是以道教文化即中国文化之根源！因道家与道教范围之广泛，浩博无限，俗乃通称之为道门。^②

此说“道教文化即中国文化之根源”。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③

(八) 文化史家闻一多评道家 and 道教及阴阳家

自东汉以来，中国历史上一直流行着一种实质是巫术的宗教，但它却有极卓越的、精深的思想做它理论的根据，并奉老子为其祖师，所以能自称为道教。……这个不

① 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73页。

② 李叔还：《道教大辞典》“绪言”，1978年台湾版。

③ 鲁迅：《致许寿裳》，载《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5页。

知名的古代宗教，我们可暂称为古道教，因之自东汉以来道教可称之为新道教。……这里，我们应把宗教和哲学分开，作为两笔帐来清算。从古道教到新道教是一个系统的发展，所以应排在一条线上。哲学中的道家，是从古道教中分泌出来的一种质素。精华既已分泌出来了，那所遗下来的渣滓，不管它起什么发酵作用，精华是不能负责的。

……

阴阳家的学说本身是一种宇宙论，就其性质讲与儒家远而与道家近，是一望而知的。至于他们那“天人相应”的理论则与庄子返入于天之说极相似，所以尽可以假定阴阳家与道家是同出于一个原始的宗教的，司马谈论道家曰：“其为精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分明是以阴阳家思想为道家思想的主体或间架，而儒、墨、名、法等，只有补充修正的附加作用。……这古道教如果真正存在的话，我疑心它原是中国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与那儒家所从导源的东方宗教比起来，这宗教实在超卓多了，伟大多了，美丽多了，姑无论它的流裔（指东汉道教一引者）是如何没出息！^①

春秋时道家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阴阳思想和战国时期阴阳家思想，都源出更古的原始巫术的古道教，即西戎（或羌戎）的原始宗教。

（九）〔英〕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评道家和道教及阴阳家

道家具有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我们以后将特别提

^① 闻一多：《道教的精神》，载《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册，第143—144页；第150—152页。

到它，因为它是中国后来产生的一切科学思想的基础。^①

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理学，都渊源道家（此指道教——引者）。^②

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③

又说：

“中国的阴阳学说与五行交互关系一样，它也能引导人类思想走入科学的领域，以正确的运用大自然。”^④

（十）〔德〕美学家赫伯特·曼纽什赞老庄

《光明日报》1990年9月14日第4版以《中国：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源泉》为题，报道该报记者陈文奎与“联邦德国美学理论家曼纽什教授一席谈”中说，曼纽什教授从德国前来北京出席9月13日发行他所著《怀疑论美学》一书的首发仪式。曼纽什兴奋地向记者说，他的“《怀疑论美学》不是首先在德国，也不是首先在美国、加拿大，而是在‘世界文化的摇篮——中国’首版、发行，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就是非凡的。”

曼纽什教授向记者说：“英国的休谟、德国的尼采和歌德等这些怀疑论者在阐述和解释皮浪思想时常常要提到老庄的观点，甚至一些论文题目，如《论“无为”的重要性》，都明显借自老庄。可见，欧洲怀疑论受中国哲学思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1975年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99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1975年译本，第2卷，第250页。

③ 同上书同卷，第255页。

④ 同上书，台湾版译名《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2卷，下册，第459页。